



竺摩長老



著作：佛教時事感言

从参观大光学校说起

一个风和淡荡的春日，偶然又和朋友们去别了好多年的大埔墟旅行。会过几个旧友，游逛了几间佛门的静室，最後到大光园，参观了佛教中人办的大光学校，却引起笔者写这篇文章的兴趣。

大光园在二十年前，是本港大光报的一班报人搞的。大约在民国十六七年间，卖与现在该园主人慈祥法师。慈祥为比丘尼众中的佼佼者。听说她是在观音山凌云寺出家的，到现在已有廿八年的法腊。曾亲近过广东佛教名德海仁长老，研究佛法，颇有心得，所以自从接住大光园以後，就时时聚众讲经说法，居然效胜狮吼，作女中龙象。但大光园之有大光义学校，据她自己说，是在三十五年的春天，才发动办学的。因那时正当抗建胜利，光复伊始，港九一切教育文化的事业，都在力谋复员振兴，回顾自己佛门的一般情形，似乎都浸润在沉寂的气氛中，没有什 生气。而在新

90

界方面，经过一番战事的乱离，贫苦儿童，多数失学，平民义务教育之待 施振，已是急不容缓。她为了一般难童的「人弃我取」，为了「我辈佛子，应行佛化教育，自利利他」，於是她就决意来试办佛教义学。唯当时局面初定，金融经过一番骚扰，环境亦不怎景气，既无官费补助，亦乏公款 支销。仅靠她自己的「慳囊数百」，冒险进行，招生授课。规范粗具；所幸二三同事，亦慈济为怀，教导都属义务性质，经费尚可勉强度过。泊卅六年至卅七年间，情势稍好，来学者日多，狭隘的课室，已不能容纳，她只得：「迫得再次冒险建筑，先将私有田产，尽行变卖，继向各界筹措，仅能完成新舍」。这就是现在一年级至四五年级的课室。但尚有六年级的课室，及设计中的图书室二所，因缺乏经济力量，现在都未曾建筑。

谈到这间义学经济的来源，颇多值人钦佩的地方；最初开办，固由她的「仅靠慳囊数百」，就是一直办到现在，仍是靠她自己在「自力更生」。据说，现在校中共有学生一百数十人，教师男女七八人。每月费用在二千元左右。近年来因成绩及格，虽获得教育局每月津贴七八百元，但其他多数的费用，全赖园内所种的果木时蔬，售款所得的收入来弥补。一向多靠自力种植出产，不为经忏应赴，与世酬酢，这在一般大小寺庙里难以做

91

到的事情，她却表现出来了。同时她能以一个女流，而以为众说法及办佛教义学的姿态出现，也非是一般寺庙的僧尼所能做到的。她说她在凌云寺出家後，曾当过「维那」「知客」等职务，起初尚能应接宾客，後来感到出家人如此作法，实在不是办法，而且也有失出家人高尚的僧格；这，或者就是她现在走向这条佛教正路的原因吧？所以她一向不多与人酬酢，不知的人以为她高傲，其实也是别有可取的地方。「请！请坐！请上座！茶！泡茶！泡好茶！」那种冷暖炎凉的人情味，在大光园里是少有见到的。

到了大光园，再经过大光学校的校舍，一路在c?上，可以看到很多 粘贴著的标语。这些标语都是从佛

的遗教经等摘录出来的，用以警惕人，也是颇具深意。本来佛法传自印度，印度当时的寺院，多数是教育机构。因佛教之起，是代替婆罗门教的。婆罗门教一向在印度是处在教育界的地位，一切化导社会的道德和教育，都是婆罗门教徒掌握的；佛教既替代婆罗门教而崛起，佛教徒所处的地位，自然也是教育家、道德家的地位，决不像我们现在中国的僧尼这样地可怜，在教育界是一点地位也没有，他们可以把教育界的教师们捧得高高的，认为他们是学界的，特别高贵，而把僧尼的作育人材，教导社会，反而加以蔑视，甚至说僧尼是不事生产的寄

92

生物，因为僧尼是「不织而衣，不耕而食」；但试问有多少教育家和道德家，他们能亲自去耕田？去织布？还不是「不织而衣，不耕而食」吗？然其所以「厚彼而薄此」，症结还在中国的僧尼，未能负起教育社会的责任，故佛教虽有此教育原理，而缺乏事实表现，自然逃不了「寄生物」之讥！因此，我们对于慈祥大德能以一介女尼，出来振兴佛教义学的精神，自要致其无限的敬意。

佛教在中国，谈到办教育性的机构，也曾有过，如姚秦时代的罗什，李唐时代的玄奘等等，都在办佛教教育上有过成就，但是能办普通教育事业的，那就很少了。在今日南传的区域如兰、暹罗、缅甸等处，不必说都有许多佛教学校。在日本，数目更加多，小学中学不稍说，即佛教办的大学也有六七所。而在我们中国，过去不但佛教大学没有，连设备周全的小学，都难得找到一间。民国十六七年时，漳州南山寺办的佛化小学，比较像样，在佛教中曾名噪一时，但亦如昙花一现，不久即消沉。抗建后，京沪有大雄中学、宗仰中学、兴慈中学等出现，亦多为草创时期，兼以时局急转，无多成绩。而现在在本港，如东莲学苑办的宝觉女子职业学校，不但有小学，而且还办中学，不但够得上普通一般学校的教育水准，而且

93

设备周全，教育有方，在今日从佛教立场上来办社会学校的，自要首屈一指了。其他如本港佛联会办的佛教义学，青山佛教义学，以及现在所说的大光义学，都是过去佛教界未曾有过的盛事。在国内难得找到一间的佛教徒办的社会学校，而在香港居然有三四间，且未来的发展，正方兴未艾，这在香港的佛教徒，亦足以自豪了。

佛教学校固然是难得，佛教的教科书，能有系统的由浅至深的编写，那就更难得。慈祥曾参考佛教会编的「佛教小学教科书」，自己加以改编，现在已编至五年级；同时还在绞脑构思，想插入一些「明白如话」的图画。且不论其编法如何高明与否，单是这种静静耕耘，沉著苦干的精神，以及勇敢的向没有人行走的道路迈进的毅力，也值得大家来钦佩了。

94